

## 楓窗隨筆

鄉愁是怎樣的滋味？

一種難於形容，無從傳達的感受……

■陳蘭蓀(民37)

“鄉愁”兩個字，在不同的場合裡，古今的章篇中，不知聽過，見過幾百次，幾千次，這個字眼用得如此濫，幾乎到了說的人，聽的人都不當真的地步。

對這兩個字，我從來沒有花功夫去想過，至多，隨隨便便地認為是一種文人的無病呻吟，直到昨天晚上：

時：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凌晨三時三十分。

地：德克薩斯勃勒克市南郊十年前還是棉田的寓所中。

人：擁被獨臥，老妻去了隔州的女兒家，說句話的對象都沒有。

境：大雪紛飛，打在窗上簌簌有聲。

誘因：昨天收到香港一個老朋友的賀年片，裡面寫了一句，“你去了美國已整整二十年了。”

下半夜無端端地醒來，“你去了美國已整整二十年了”，這句話，似乎在耳邊重覆又重覆，好像錘子般一記一記捶在心

上。煞時間起了一種說不出所以的“恐怖感”。“嚇”得我無法忍受，趕快扭亮床頭燈，坐起來撈一本書，視而不見地瞎看，才把震盪的情緒平定下來。

寫到這裡，我必須先向偶日本文的朋友道歉並加以聲明。我毫無意圖將微末的，脆弱的個人感受向他人申訴。我只是想把這一次的經驗做一個實例，嚐試對這現象用理念來分析一下。不過有幾分成功，我一點把握都沒有。

我上面用一個“嚇”字，推敲了又推敲。我知道很不適當，但又找不到更適當字。這個“嚇”字，很容易引起誤會，認為是一個垂老的人，偶而被人提醒年華老大，於是就“怕”死起來。不是的，那心跳為狂的瞬間，我一點都沒有想到那尚未來到的生死問題上去。而驚覺的是自己已經死掉的“過去”。

二十年前的這時候，一家人興高采烈地踏上“克利扶蘭”總統號客輪，向被

1966年的小型紅衛兵攪得人心惶惶，噩夢未醒的香港揮手道別，Bye, bye香港，我的第二個故鄉，孩子們的出生地，不管你將來落到什麼政治命運裡去，和我們夫妻倆，尤其和我們從幾歲到十幾歲的四個兒女都不相干了。那時已是67年的歲暮，我們已準備在大洋船上歡渡聖誕和新年兩節。此情此景，猶如發生在昨天一般。

朋友不說，我還沒有想到過二十年一下子已經過去了。二十年，為被判坐監牢的話，是很難熬的一大段歲月。兩百四十個月，七千三百個天，閏年不計在內，如果以看時鐘的短針挨時光的話，要等它在鐘面上打十七萬五千兩百個轉。老天，怎麼熬法？但斗然間回頭一望，成百，成千，成萬的時間段落已經過去了，已消失於無形之鄉，已進入宇宙的black hloe，再也回不來了。

跟著這一大段時間而進入black hole的是以前所過的生活，以前所住的地方，以前所來往的人。這些雖客觀上仍存在於地球的各個角落裡。但對我來說，這些活生生的事已經把人沒入黑洞，大多數已不會再見。

死亡所加於生者的痛苦，並不由於對死亡的畏懼，而是對亡者的苦苦懷念，是對一去不回的亡者摸不著，拉不到的無助感。現在一大批的故事，一大批的故地，一大批的故人，已一去不回，摸不著，拉不到。對我來說已和亡故了無異。一個已經受不住，那禁得起成百成千一齊消失掉，那種強烈的震盪，說不出是悲傷，是恐懼，是悼念，是失落，是孤寂，是無助，無以名之，只好籠統地名之曰“鄉愁。”

一九八七年歲暮

唐校學長掠影



■吳伯楨  
礦冶34級畢業

唐校學長同聚一室，慶祝吳伯楨學長（唐34礦冶系）肝病開刀康復出院。

照片後排由左至右為：段清濤（滬27）、榮文雅夫人、葉大姐（滬27）、唐大姐慧貞（平34）、虞善棟（唐32）、張宗澤（唐36）、唐二姐（平34）、幸秋潭（唐34）、馮大宗（唐34）、屠欽濤（唐34）、榮文雅（唐36）。

前排坐者：吳伯楨（唐34）、吳伯楨夫人